

大闹 悟空神墓



金匱六壬盤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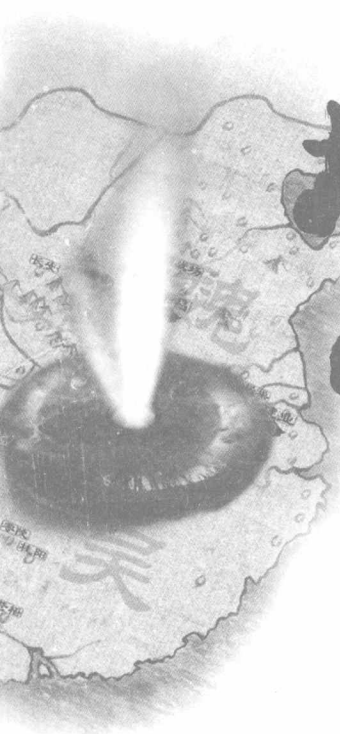
高云一方 圣者晨雷◎著

一部远古专业人士都疯狂追捧的奇人奇书

传说中的金匱六壬盤再度显现，齐天大圣孙悟空不仅有伴侣还有合葬墓，谁将开启？不容错过！你还等什么呢？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大闹 悟空神墓



金匱六壬盤2

高云一方 圣者晨雷◎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匱六壬盘.2,大闹悟空神墓 / 圣者晨雷,高云一方

著.—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2

ISBN 978-7-80228-614-6

I 金… II ①圣…②高…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0881 号

金匱六壬盘 2——大闹悟空神墓

出版策划:精典博维

作 者:圣者晨雷 高云一方

责任编辑:陈黎明

封面设计:大声艺术设计工作室

内文排版:亿辰时代·李亚坤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68995968 (010)68998705(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86(10)68996306

印 刷:北京奥达福利装印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250 千字 印张:19

版 次: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8-614-6

定 价:2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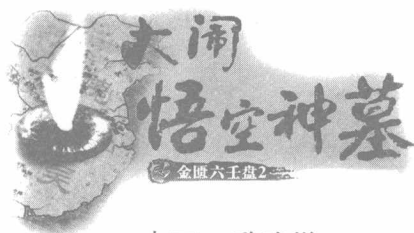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Contents

一	美女警官的特殊任务	(1)
二	列车惊魂	(11)
三	你知道齐天大圣吗	(20)
四	双圣庙	(30)
五	猴子军团	(39)
六	第一夜	(50)
七	骨潭天坑	(60)
八	祸不单行	(70)
九	炼魂炉	(80)
十	白影	(90)
十一	幻声	(100)
十二	梳头	(109)
十三	熟人	(119)
十四	地狱图	(129)



十五	升降梯	(139)
十六	鬼胎(1)	(149)
十七	超声波	(159)
十八	鬼胎(2)	(169)
十九	魅影	(179)
二十	怨尸聚煞	(189)
二十一	大粽子	(199)
二十二	青丝炉	(208)
二十三	洞门诡数	(218)
二十四	血池之狱	(227)
二十五	洞中天宫	(237)
二十六	腾空	(247)
二十七	镇魂曲	(257)
二十八	复活的亡灵	(267)
二十九	第二块金匮六壬盘	(277)
三十	悟空轶事	(288)



一 美女警官的特殊任务

混浊的空气里有很浓重的霉味，或许还掺杂着不知从哪里传来的腐烂臭气，让人心口闷得发堵。原本可以照亮三十米远的探灯，在这深幽曲折的墓道中，只能照出五六米，再远些就模糊得无法分辨。墓室中静悄悄的，闯入者粗重的喘息和脚步的悉缩声在这寂静中显得更为响亮，听在闯入者自己耳中，也觉得慌慌的，似乎是有什么东西跟着自己般。他停下脚步，吸了根烟想定定神，又觉得自己似乎是忘记了什么。

“怎么会只我一个人……胡海，胡海？”闯入者想起自己遗忘的是人，于是大声呼喊起来。

墓道中并没有传来回应声，闯入者侧耳倾听了会儿，又开始大叫：“张许，张许！”

仍然没有任何回应，闯入者皱紧了眉，心中那一丝不安现在变得非常强烈了，他猛然发觉到一点，在这样封闭的空间里，他的大喊应该有回音，可是他却没有听到回音！

他张大嘴想要再喊，但还没来得及出声，猛然间一个圆圆的球状物出现在他面前。灯光下，他可以看到那东西的轮廓，可又觉得自己根本看不清那是什么，那东西在他面前飘着，像是一团磷火。

闯入者瞪大了眼睛，看着这圆球慢慢转了个圈儿，用正面对着他，那是一张狰狞诡异的猴脸！

虽然见过不少恐怖的事情了，闯入者在看到那张怪脸时还是忍不



住大叫了起来。

“啊！”

闯入者惊得一纵，头猛然撞着什么，接下来听到一片哗啦声，他定眼一看，自己将沙发前的茶几撞翻了，上面的东西洒落一地。

“原来……又是一个梦……”缓过神来之后，他嘟哝了声，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将掉到地上的手机捡了起来。

手机里有一条新的短信，是张许发来的，看到这短信，他脸上浮起一丝温和的微笑。上次冒险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可是经过的事情却还历历在目，那庞大的地下迷宫，神奇的古代机关，以及诡异的血池莲花，时不时地还会出现在他梦里。

特别是这几天，梦里总是出现一些新的阴森恐怖的场景，似乎自己又回到了地下墓道中。

短信内容很简单，说有个朋友将来找他帮忙，却没有说那个朋友是谁，也没有提到什么时候来。他回了个信息，问是什么样的朋友，却半天没有得到回答。

“奇怪……”他嘟囔了一声。

正这时，门口传来轻轻的笃笃声，他有些奇怪，自己住的是公寓式旅店，谁会找到这里来。

“来了，来了！”敲门声突然变得急促而密集起来，似乎不只一个人在敲门，他顾不上收拾东西，快步过去开了门。

门口站着的是两个陌生人，一个又瘦又高，看上去有几分像竹竿，另一个则矮而壮实，肉乎乎的脸上都是不耐烦的神情。乍一眼看到这两个人，他险些以为自己来到某个晚会的现场——这二位的外表，不一起上电视台说相声实在是浪费资源。

“你们……”

没等他问这两人是谁，那个矮壮的男子伸手给自己戴上一副墨



镜，用力挤开他，快步进了屋子。瘦子则不停地向他点头：“孟楼先生是吧？抱歉抱歉，我朋友脾气有些急。”

孟楼唇际浮起了一丝淡淡的笑，他轻轻抱住胳膊，没有说什么，只是紧紧盯着瘦子的眼睛。瘦高个儿不停地弯腰，这让他身形显得佝偻，活像一只在油锅里乱蹦的大虾米。

在孟楼的注视下，瘦高个儿越发地显得不安，他用力咽着唾沫：“孟楼先生，不要问我们是怎么知道你的，对于像我这样研究摸金校尉的专家来说，知道地下世界的后起之秀并不是什么难事。”

听着他略有些结巴的陈述，孟楼耸了耸肩，觉得这人的脑袋似乎有些不正常，他把目光转向另一个人，那个矮壮的男子已经自己坐在沙发上，手中抓着一台 PSP 玩得正起劲，脸上表情也是咬牙切齿。

瘦高个顺着孟楼的眼光看去，发现同伴正聚精会神地玩游戏，禁不住火冒三丈：“仨儿，别玩了，一个盗墓高手应该能分清楚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现在不是你玩游戏的时候！”

矮壮的男子只是推了一下墨镜，连头都没有抬起。瘦高个愤怒地冲过去，想夺走那台掌中游戏机，矮壮的男子终于把目光从游戏机上移开了：“别动别动，这可是我的高科技装备，没准就能在古墓里救你一命！”

“见鬼的高科技装备，在资深摸金校尉看来，这玩意根本没有任何用处！”瘦高个不肯放手。

孟楼一直看着这两个人小丑般的举动，可当听到“古墓”与“摸金校尉”时，他脸上的浅笑变成了冷笑。

“行了二位，不要再演戏了，你们究竟是为什么来？”他不耐烦地说道。

本来一开始他还以为这两个人就是张许请他帮忙的朋友，但现在他否定这个推断，这两个人绝对不会是张许的朋友。



“呃……”两个仍然拉扯在一起的人呆住了，他们相互对视一眼，这才坐直了身子，那个瘦子先说道：“还没做自我介绍，我叫高大泉，是一个独立出版人。”

“我叫南明，笔名三叔，是一个自由撰稿人。”矮壮男子趁着高大泉说话的时候，从他手中将游戏机又夺了回来，看到自己操作的游戏角色已经挂了，他惋惜地叹了口气，然后才介绍自己。

孟楼嗯了声不置可否，他的沉默让两个来访者觉得非常尴尬，这明显是不信任的表示。为了搏取信任，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明了来意，中间少不了争吵对骂，这让孟楼越发地认定，这两人应该是相声演员而不是什么出版人或撰稿人。

他们的来意更加荒唐，高大泉的梦想是运作一本红遍天下的书，而南明则是他手中的作者，可惜的是，南明写的几本书市场反应都是半死不活，两人在屡战屡败之下终于想明白一个道理：现在的读者可不是两三段酸文和半露不露的情色描写就可以糊弄的，拳头加枕头等于畅销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转型！”两人难得地意见相同，在寻找转型的方向时，高大泉翻到了曾经红遍全球的《达芬奇的密码》，于是写一本充满悬念惊险与解谜的书就成了南明的任务。

但是，这书可不是说写就能写的，两人在绞尽脑汁之后终于想到了盗墓这一行当，与古墓死尸打交道，悬念惊险有了，破解古墓中的机关，解谜也有了。

“所以我们来找你，就是想请你帮个忙，带我们去盗一座古墓。”高大泉弓着腰压低声音说道：“放心，我专门研究过许多摸金校尉的故事，算是一个资深人士，仨儿（南明这时不满地插嘴：“叫我三叔”）买了不少现代技术设备，绝对不会拖你后腿的！”

“哦……”孟楼反复打量着两人。



“报酬的事情好商量，等我们写出大卖的书了，稿费给你抽成！”高大泉开始利诱。

“有老高的理论知识、我的科技装备，再加上你的实践经验，我们还等什么？”南明不耐烦地站了起来，用力地挥舞着双手，神情倒有三分像是站在演讲台上的希特勒：“就这样决定了，我们去盗墓，盗秦始皇陵，你看怎么样？”

孟楼脸上露出了微笑，似乎对他的提议非常感兴趣：“你们说的挺有意思的，不过，为了证明一下你们的实力，我希望你们先完成一件事。”

“什么事情？”两人异口同声。

“你们知道，在古墓中有时会遇到突如其来的危险，这个时候反应能力与逃跑速度就将决定生死。”孟楼站了起来，他来到屋子的门口，向外边看了一眼：“这样，我说开始你们就全力向楼梯口跑去，在我数五下之内，你们能跑到楼梯口？”

“我是绝对没问题的，身为资深专家，我知道这是测试反应速度与体能，这可是我的强项。”高大泉拍着胸脯说道。

“哈哈，那还等什么？”南明将脚抬起来：“看到这双鞋子没有，阿迪达斯的高科技产品，奥运会田径赛选手的最爱！”

“那么……开始！”孟楼一挥手说道：“五、四、三……”

他才说开始，高大泉与南明就风一样冲了出去，两个人速度差不多，因此几乎同时来到门口，房间的门不算狭窄，可也不足以让两个大男人以跑步的姿态同时冲出，在碰撞声和“啊哟”声里，这两个拜访者终于挤出了门口。

“滚吧！”在他们身后，房间的门砰一声被关上了，隐约还传来孟楼的喝声。两人由于惯性还向前冲了几步，这才反应过来：他们是被孟楼骗出了屋子。



“孟先生，孟先生！”高大泉再去敲门。

可是门再也没有打开，只是从里面传来了孟楼的声音：“喂，是前台吗，我是六二一房间，门口有两个陌生人，好像是小偷，让你们的保安来一下。”

这声音很大，显然孟楼是故意让他们听见的。南明与高大泉对望了一眼，双方目光中都写着三个字：怎么办？

“走吧，唉……”迟疑了会儿，他们可不敢真的和保安打交道，因此不得不垂头丧气地离开。

“现在完了，没希望了，我的畅销书啊……”高大泉身子弯得非常厉害，他拍了拍南明：“要不，我们自己去找个古墓进去？可是一般的古墓没有悬念，到哪去找适合我这资深专家的古墓啊？”

“嘿嘿……”南明发出古怪的笑声，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耳机，将之套在自己耳朵上。

“喂，喂，你不动脑子在这干什么？”高大泉不满地问道。

“刚才我在那家伙的沙发里安了个简易窃听器，嘿嘿，只要窃听他，还怕不知道哪儿有古墓？”南明阴笑着说道：“我说了吧，还是我的高科技装备可靠些！”

打发走那两个莫名其妙的家伙后，孟楼又回到了沙发上，他打开电视，一连换了几个台，都是那些无聊的选秀节目，一些装腔作势的男女在屏幕里扭来扭去，让人觉得恶心反胃。

“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孟楼嘀咕了一声，换到体育频道，看了一会儿赛车，正这个时候，外边又传来了敲门的声音。

“滚！”想都不想，孟楼怒吼道：“别来烦我了！”

敲门声停了一会儿，但接着又响了起来，而且这次声音极大，门似乎都要被敲碎了。

“该死的。”孟楼咒骂着站了起来，那两个神经病还真顽强，看来



不给他们一些教训是不成的了，否则等胡海来了看到后，只怕会嘲笑半天。他猛然拉开门，就想破口大骂，但又愣住了。

因为，站在门口的不是开始那两个丑男人，而是一个大美女。

她穿着一身素淡，长发披肩，明净如玉的脸庞上怒气冲冲，一双清冽如水的眼睛瞪着孟楼。两人就在门口相互瞪视着，只不过一个是惊讶，一个是愤怒，好半天也没有谁说出话来。

直到胡海的嚷嚷声传来：“美女，是来找我的吗？”

“小楼。”刚从电梯里走出，胡海就看到这一幕，他和孟楼打了个招呼，然后笑眯眯地对那女孩说道：“这是我朋友，孟楼。”

“你是……霍警官？”

胡海这家伙有时迷迷糊糊的，因此没有认出这个女孩，可孟楼略一迟疑之后还是认出了这个女孩的身份。

“霍警官？”胡海瞪大了眼睛，以前他们见到的霍玉鸣，总是一身整齐的制服，虽然英姿飒爽，却让人敬而远之。眼前这女孩秀发披肩短裙如云，眼波如水眉色似黛，怎么也无法让人将她和那个女警官联系在一起。

“不认识我了？”女孩收敛怒容轻轻一笑，眼珠转了一下，露出几分古怪精灵的神情：“好久不见啦，最近是不是又在忙着往哪座古墓里钻啊？”

孟楼眉头轻轻皱了一下，他们与霍玉鸣是在上次冒险中遇到的，双方还相互救过一次，可是却谈不上什么交情，她表现得这么熟络，明显不太正常。胡海却没想那么多，他用力摇着头：“哪有哪有，上次那事情你不是调查清楚了嘛，我们是被胁迫的……对了，蚯蚓王和生死眼抓到没有？”

两个月之前，孟楼、胡海还有张许被老资格的摸金校尉蚯蚓王、生死眼一伙胁迫，在岳城水库之下的曹操疑冢中经历了一场危机四



伏的冒险，霍玉鸣就是在追踪蚯蚓王生死眼的过程中与他们认识的。

“那俩盗墓贼，我迟早会抓住他们的！”霍玉鸣哼了一声，然后向孟楼嫣然一笑：“就让我站在门口和你们说话？”

“哦，对不起，请进。”孟楼耸耸肩，他的话简单明了，冷淡的味道就连迟钝的胡海也能发觉。

霍玉鸣似乎并不在乎这个，她毫不客气地坐在沙发上，看到地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她脸上浮起了微笑：“这像是有劫匪来过？”

胡海哈哈大笑起来，看到孟楼忙着收拾，他去冰箱里拿出饮料递给了霍玉鸣：“美女，拿着！”

霍玉鸣接过饮料，目光却没有离开孟楼，似乎在他身上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一样。孟楼自己还是泰然自若，但胡海先受不住了：“停停停，美女，是我给你饮料啊，你就这样盯着他，我会受伤的呢！”

“怎么，你喜欢被一个警察盯着么？”霍玉鸣反问道。

胡海呃了声，无论是谁，恐怕都不会喜欢警察总盯着自己。停了会儿，胡海反应过来：“警察？你知道我平生最怕的是啥吗，就是警察，不过，当我看到美女的时候，我就连警察都不怕了。”

“你那是色胆包天！”

“霍警官，你大驾光临，总不会是为了和大海斗嘴吧？”孟楼收拾好东西，在霍玉鸣对面坐了下来，他心中隐约有种不好的预感，这让他懒得与霍玉鸣兜圈子。

“是这样，我是来请你们帮忙的。”霍玉鸣没有回避孟楼的目光，两人眼神相对，互不相让。

“没问题，配合警察工作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胡海一把将孟楼推到一边，自己挤在他的位置上与霍玉鸣相对：“不过，为了方便联系，美女能把你的电话号码与联系方式告诉我吗？”

“当然可以。”霍玉鸣嫣然一笑，从包里掏出两张名片：“给！”



胡海收下了她的名片，孟楼却将她的名片放在茶几上，丝毫没有收起来的意思。霍玉鸣终于觉得有些羞恼了，她咳了一声：“是这样，上次曹操疑冢事件影响很大，已经惊动了高层。我被调到一个新成立的部门工作，专门负责保护国宝级的古代墓葬和建筑。这一次，我们接到消息，一伙国际盗墓分子进入了国内，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对不起，没有兴趣。”不等她说完，孟楼就一口回绝。

胡海倒有些跃跃欲试，比起在工地上开推土机，在古墓里探险要刺激和有意思得多。不过，看到孟楼一脸不快，他还是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是吗……说起来，曹操疑冢的案件中，还有件关键的证物没有找到啊。”霍玉鸣笑咪咪地瞄了茶几一眼，像个大罗盘的金匱六壬盘正放在那里：“那件证物也是文物，和你这个罗盘很像哦。”

“你要你拿去。”孟楼毫不迟疑地说道。

“算了算了，难怪张许说你这人虽然看上去好说话，实际上比谁都执拗。”与孟楼又斗了好一会儿眼神后，霍玉鸣只得认输：“看在小许的面子上，帮我个忙行么？”

“小许……张许短信里说的那个朋友就是你？”孟楼睁大了眼，他不知道张许什么时候与这个女警察结下了友谊。

霍玉鸣微笑着没回答，孟楼吸了口气，这次没有立刻拒绝了。

“事实上……张许已经答应去了，如果你们不去的话，她一个人会很危险的哦。”霍玉鸣又加上了一句。

紧接着，她看到让她感到惊讶和恐惧的一幕，孟楼与胡海，一个温和而另一个散漫，随着她一句话，像是变身了一般，都猛然站了起来。他们目光中再也没有友善，身上散发着极为强烈的怒意，仿佛立刻会动手，将她狠狠痛打一顿。

“你威胁了张许？”两人异口同声。



被两人突如其来的转变吓一大跳的霍玉鸣愣了一下，接着反应过来：“怎么可能……她的事情没有告诉你们吗？”

孟楼与胡海对望一眼，他们认识张许的时间也不长，虽然在共同的冒险中结下了极为深厚的情谊，可除了知道张许来自一个叫作“聚宝堂”的古玩世家外，其余的就一无所知了。

“既然她没有告诉你们，那我也不多嘴。”看到两人投来疑问的目光，霍玉鸣撇了撇嘴，表示对二人开始的激烈反应极为不满：“你们等一下！”

她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后开始和对方通话：“喂，阿许，他们不相信我，还说我威胁了你……对对，你没看到他们的模样，像是要吃人……嗯，好，好。”

听她的口吻，似乎是在和张许打电话，孟楼与胡海又相互看了一眼，脸上都露出尴尬的表情。霍玉鸣将手机递给孟楼：“喏喏，为了防止你们以为我是在骗人，自己和她确认一下吧。”

孟楼顾不得她话语中的讽刺，接过电话说道：“喂，是张许吗？”

“是我，呵呵。”听筒中传来的确实是张许的声音，她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笑意，孟楼敏锐地发觉，她似乎非常开心。

“霍警官……”迟疑了会儿，孟楼觉得自己似乎没有什么话要说的，因此提起了霍玉鸣。

“玉鸣是我朋友，因为她新的工作关系，以后会经常请她帮忙。”张许善解人意，温柔的声音传了过来：“这次帮她是我的主意，只不过又要把你和大海牵连进来啦，真是对不起啦。”

对于张许，孟楼就没有什么抵触心理了，他本来就是一个野外探险的爱好者，身体内流淌着冒险家特有的那种血液，他厌恶的只是别人的强迫而已。

“我来介绍一下基本情况吧。”见孟楼与胡海不再露出明显的敌



意，霍玉鸣也严肃起来，她端正地坐着，就像是在警队里讨论案件：“我们接到线报，一伙国际知名的盗墓者进入了国内，他们的目标是福建……我们需要你用望气术和金匱六壬盘来确认他们的目标，至于其它的事情就交给我好了。”



二 列车惊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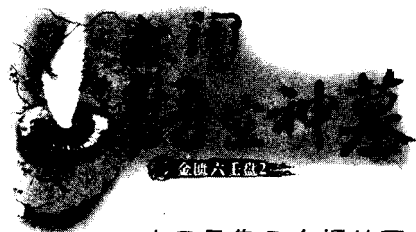
中国的火车，永远充斥着臭汗与方便面的混合味儿，永远回响着小孩的哭喊与列车员的叫卖声，即便是软卧也是如此。孟楼乘火车的时候不太喜欢软卧，这号称“豪华”的地方实际上空间狭小而价格昂贵，它的价格有时甚至高过打折的机票，而享受的服务还比不上小巷子里的黑网吧。与之相比，孟楼宁愿呆在普通座位上，看着拥挤的人们，那一张或带着希望憧憬或写满疲惫伤痛的脸，比起阴森森的软卧包厢要生动得多。

当然，前提是有座位，孟楼在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曾经满怀豪情南下闯荡，结果灰头土脸地回家，归途中没有买到有座位的票，就凭站票熬过十七个小时。那种滋味，即使是好几年后的今天还让他记忆犹新。

本来他们可以乘飞机的，但是金匱六壬盘带上飞机不方便，因此只能选择火车硬卧。黄金周刚刚过去，所以车票还有些紧张，他们在十三号车厢，胡海是在中铺，而孟楼则是在他的下铺。

“靠！”

胡海在铺位上重重一拍，他力量大，震得孟楼头上一阵咯吱声。孟楼有些担心地向上望了一眼，他怀疑如果胡海力量再大点，这看上



去只是靠几个螺丝固定的床铺会掉下来。因此，他顶了顶头上的床板：“不就是输了一局吗，又不是女朋友和人跑了，你别那么夸张行不？”

“做事要认真，毛主席教导我们，事上无难事，只要肯认真。”胡海继续用孟楼的笔记本玩着游戏，刚才被电脑灭了一局，现在要报仇雪恨。

“是肯攀登吧……”孟楼嘟哝了一声，不过他知道和胡海去争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又躺下继续打盹。

列车上的广播里放着一首不知名的英文曲子，这曲子的旋律很熟悉，孟楼思索了很久，也没有想起它的名字。随着列车的奔行，车厢和铺位都有节奏地轻摇着，让人似乎又回到了婴儿时代的摇篮中。迷迷糊糊里，孟楼觉得自己的身体似乎飘了起来，火车里面喧闹声似乎正在远去。

他的身体越飘越高，渐渐浮上了半空，他觉得自己像是在一片云海中遨游，风拂着他的脸，云滋润着他的身躯，他也有如婴儿一般，赤条条的无牵挂。

这种逍遥游的感觉让他非常舒畅，烦恼与忧虑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

但幸福永远是短暂的，那包围着他的白云不知怎么着开始发生变化，它们碎裂、聚拢，有的变成各种猛兽，有的变成各式野禽，这些猛兽野禽，无一例外都是肉食者。它们在空中翻腾着咆哮着，像是在争夺什么，云的颜色也从洁白变成了彤红，满空之中，似乎都是火焰。

“云气作禽兽布阵，乃大凶之兆，云色赤红，必有血光之灾……”孟楼心中的愉悦已经荡然无存，他想起家传的望气堪舆术中这样的说法。还没等他深思，这些云又变了，所有的飞禽走兽都消失不见，以他为中心，开成一个巨大的圆，这圆仍是血红色，像个螺旋形的旋涡，